

横舟 著



亂世

紅

顏

陈圆圆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橫舟 著

亂世紅顏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世红颜陈圆圆/横舟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7. 6
ISBN 978-7-80142-839-4

I. 乱… II. 横… III. 陈圆圆—传记 IV. K828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031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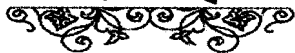
乱世红颜陈圆圆

作 者: 横 舟
责任编辑: 郑治清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电 话: 010-82885151
邮 编: 100083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310 千字
印 张: 22.5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839-4/I·397
定 价: 28.6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自序



一个题材思考创作二十几年，是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，很难说。陈圆圆这个人物是早年就感兴趣的一个题材，没想到一纠缠就是二十几年。这其中几易其稿不说，还因为被人侵权，打起了版权官司。

上个世纪八三年左右，和剧作家锦云先生在北京郊区兴寿的一个山村里体验生活，晚上躺在床上聊天的时候，和他谈起了对陈圆圆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。他听了以后，就建议马上组织材料，把这个历史人物写出来，并在第二天，提出了具体的搜集素材和创作意见。后来因为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，对于这个题材几次拿起来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来，历时近十年，也没有形成作品，但一直也没有中断对于这个题材的积累与思考。

九五年以后，由于减少了诗歌创作，明末那段历史总是魂萦梦绕地牵扯着，于是，就又把把这个题材正式地纳入了思考创作日程上来。开始仔细地按计划搜集整理资料，并且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，拜访了很多的专家，结果认识到，这个题材可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之后，才试着就该题材进行电视连续剧本的创作。继而又几易其稿，都没有使自己满意。大约在九八年的时候，才拿出三十集电视剧本《陈圆圆》的初定草本。后又几经修改，形成初稿。经过一个朋友介绍，剧本转到刘恒先生的手中征求意见，刘恒先生看后，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指出创作方面的不足，还给写出了具体的剧本修改意见。再次修改后，本人将这部作品投入影视市场，进行商业运作，同时进入小说的创作。结果作品就像陈圆圆的命运一样，多灾多难，差点儿易其主，被人劫掠而去。

本书是以传统思维的方式，在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思考认识中而产生的作品。但是，可以直观地讲，在创作过程中，由于太轻信一些书书本本上的东西，走了不少的弯路。经过陈圆圆这个题材创作的风风雨雨后，又经过进一步地对于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思考，产生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在历史的研究当中，很多史学家都把精力放在搜寻与阅读历史的资料上，力图从中获取历史的真相。通过思考和体验开始觉得，如果我们力图从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中去寻求历史本来面目的话，那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本书中对于懿安皇后的把握，就存在着一些难点。史料中没有确切地给懿安一个当时环境中准确的定位，而是在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。如：崇祯皇帝见她的时候究竟叫她什么？其他的一些宫女、太监对她怎么称呼等，本书就明确了她的太后位置。

所以，与其把精力完全投放在对于历史资料的考察上面，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历史形态的把握上面，至少文学家们是要这样。把握历史资料给你提供的史实，难于把握我们对于历史形态的认知。而准确地把握对于历史形态的认知，才是趋近于了解真实历史的有效途径。

在以往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里，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时期的历史都是一样的。经过思考后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，人类所经历的历史，事实上各个时期都没有相同过。所以我们应该看到，再造历史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2007年春节于北京回龙观



引 子

在苏州城的郊区水乡，有个叫横塘的地方，住着一户陈姓人家，世代的祖传手艺货郎担，一脉单传到今天。老货郎已经是风烛残年，指望着儿子陈六把货郎担继承下去。可是谁承想到了儿子陈六这儿，他死活看不上货郎担这一行，净想着去城里做生意挣大钱。老货郎眼看着自己祖传的手艺就要在儿子这一代绝迹，心里实在是不好受。还有比这更让他糟心的事情呢，那就是儿子把儿媳妇娶进门已经好几年了，可儿媳妇的肚子至今什么动静也没有，祖传的手艺绝了迹，这陈家的后续香火也要绝了？每每跟老伴聊起来，二人就总是唉声叹气的。正在他眼看着儿媳妇的肚子不往起鼓，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晚上，吃完饭后喝茶时，老伴告诉他，儿媳妇怀孕了。这可让他喜出望外，可又有些担心，赶紧问是怎么回事。老伴告诉他，是因为最近村西头回来了一户人家，带回来的媳妇是个京城里的能人，给咱媳妇吃了几付药，谁想就有了。这真是谢天谢地，把老两口高兴得就好像自己年轻了好几岁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儿媳妇怀孕眼看就十个月了，天气也逐渐转凉。这天晚上，老货郎喝了点酒，躺在椅子上，在院里睡着了，早晚温差大，夜风一吹就着了凉，夜里他就开始发烧。第二天天一亮，陈六就给父亲请来了大夫。大夫给开了几剂药，吃了好几天也不见好，就此一病不起。可是那边儿子的房间里，儿媳妇也到了临产期，接生婆都进门了。把个陈六儿急得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，照顾完父亲，照顾媳妇。正房的大夫叫他赶快去抓药，说老人家已经不行了，需要好药起死回生。刚抓药回来，配房的接生婆叫他去烧水，说是媳妇的胎位不正，孩子是横生倒养，问他留孩子还是留大人。他把热水

给媳妇送进屋里，要接生婆看着办，正在他没了主意的时候，母亲那边传来了哭声，等他跑到正房里时，老父亲已经咽气了。

就在正房里哭声响成一片的时候，媳妇这边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他赶紧跑进自己房里去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媳妇正处于昏迷之中。他和接生婆把媳妇从昏迷中叫过来，那孩子还在哭。陈六把孩子抱起来，扒开婴儿的双腿一看，裆里什么都没有，气得他把孩子往床上一扔，就回上房哭老爹去了。这边，接生婆把孩子抱起来，送到产妇面前，产妇看着自己从生死线找回来的心尖儿，脸上浮起了笑容。继而，她又听到了上房里传来的哭声，接生婆告诉她，是公爹去世了。

婴儿满月后，陈六请人给她取名叫沅儿。这小沅儿自小就聪明过人，在村里人见人爱。可就是不招自己的父亲陈六喜欢。他还总想着要个儿子，可谁想，一连几年，媳妇的肚子不管怎么吃药，就是没动静。陈六的心思都在做生意上，根本不把女儿放在心上。光阴似箭，沅儿八岁那年，有一天当陈六听别人说自己女儿长得漂亮的时候，他才仔细地观察了沅儿。确实，女儿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好看，唉！可惜是个女孩，终究是个赔钱的货。可随之他的眼睛就是一亮，我为什么要让她赔钱呢？于是，他就跟媳妇商量，要把女儿送到苏州城里的艺馆去学习，他说要把女儿培养成顶尖的女孩儿，送到京城去。他要用女儿一个人的青春，换来陈家祖祖辈辈的幸福。开始，媳妇不愿意，后来被他说动了心，也就只好随他了。陈六把女儿送到苏州城里的一家艺馆，进行技艺训练。

沅儿命苦，人却要强。在艺馆学什么像什么，才两年就已经出落得才艺双收。一次偶然的机，她被京城来的锦衣卫汪起先看上了。这汪起先是朝廷大官田宏遇的外甥，看上陈圆圆后，他用重金从陈六手里把沅儿买下，准备献给舅舅，想用沅儿的美色，在舅舅那里换到高官厚禄。于是，他就和陈六私下里做了君子协定，汪起先预付给陈六一笔银子，由陈六把沅儿培养成江南第一才女，到时候汪起先来领人。于是，陈六就在沅儿十岁这年，把她送进了苏州城里最有名的春院——春华园。在那里，专门有人给她教授琴、棋、诗、画和歌、舞、弹、唱各种技能，并给她改名为陈圆圆。

圆圆十三岁的时候，已经是名冠江淮。这年苏州城举行整个江南的艺妓大选，选中者冠以花魁的名声，并有一笔巨额高奖。圆圆是春华园的人，自然要参加的，这不单是众人所期望的，还是陈六和汪起先计划中的一部分。圆圆一拿下花魁，汪起先就带她进京。圆圆出落



得才貌双全，在苏州城里小有名气，再加上她所在的春华园是苏州城里最大的春院，所以，圆圆接触的也都是苏州城里社会上的一帮名流。由于圆圆技艺好，人长得又标致，整个苏州城的男人恐怕都会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每天都有达官贵人前来要求用重金为她赎身。可圆圆由于身负父亲的使命，坚决不接受任何人的亲近，一心等待着汪起先的到来。

两年后的汪起先已经是今非昔比，再也不用靠给谁送美女来升迁了，因为，他此时已是锦衣卫的副指挥使。汪起先此时就要到苏州了，他这次来的其中目的之一，就是要把陈圆圆带回京城，但不是送给他舅舅，而是想占为己有。因为现在的汪起先已经是攀上了信王这个高枝，不用再去靠巴结舅舅升迁了。

春华园，是苏州城里最大的春院，听见这名字就能让人感到香风扑面，粉味钻鼻；让人筋骨酸麻，想入非非。这是一座非常讲究的园林式建筑别院，它的前身据说是一位达官的府邸。看这内庭宅院的建筑规模和格局，就不难想象当初这位达官在这里养了多少娇妻美妾，度过了多少春花不眠之夜。好日子肯定是都让他过尽了，以至后人没有福享。这位达官的后世子孙家境破落以后，府邸被人收购它用，后几经转手最终沦为妓院。门口立着一座整洁的汉白玉石牌坊，经年的雨水冲刷了上面的字迹，已经无法知道它的主人姓甚名谁，据当地老人讲，这是一座皇封的烈女牌坊。真是造化弄人，不知是这位烈女名不符实，还是这个大官的阴德有损，偏偏在后世这座烈女牌坊的下面，开了江南第一大的妓院，方圆几百里都粉黛袭人。几十年来是蝶飞燕舞，宾客盈门。江山都没有铁打的，所以它也几易其主，直到落到现任老鸨手里。而门口的这座牌坊，这几年来特别受到圆圆的青睐。她一闲暇下来，就在门口的石牌坊下面沉思，遐想着自己的梦……

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式建筑群，回廊走壁，山水楼阁，梅花细柳，风骚婆娑。屋沿交错的斗拱，勾心斗角，层层叠叠的屋脊，进伸深远，给人一种神秘无穷的感觉。一进大门的正厅房是个二层建筑的廊房，雕梁画栋，玉柱金栏。楼下是待客的大厅，厅里摆的是一水的花梨、紫檀红木家具，擦得是锃光瓦亮。一扇雕漆的屏风上，展示着不知是哪朝哪代的画家画的一幅合欢图。这幅画上的男女赤裸，肤色逼真、诱人，而且呈两性交媾状态。一进大门的天井里，当间是一个大水池，池子的中间是一块巨石，顶端的当中喷着水，它的形状像

一颗大石笋，拔地而起，冲天而立，炫耀着男性阳刚的壮美与挺拔，使每一位进来的客人，看到它，就焕发起一股股激情，让每一位来客一进门，就都像一只只跃跃欲试的公猫，心里先搔痒。

由于两年一度的花魁大选在这里举行，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。所谓的花魁大选，就是苏州河两岸的达官显贵、风流才子要从秦淮之地所有的妓女之中选出年度最佳来，冠名为花魁。并由推选者拿出五万两银子作为奖赏，颁发给当选的花魁娘子。所以，不单是名声，就是这笔巨额奖金也牵挂着众人的心。

花魁的宝座已经虚位有主，今天是入选的最后一天，要在今天举行发奖仪式。江淮名妓都已到齐，挨个儿地在二楼的回廊上站着，不时地向下面打手式、调情。有秦淮四大才子之称的冒辟疆、陈定升、侯方域、方以智以及御用文人钱谦益等都来了，坐在楼下最前排中间的一张桌子旁，这是这次活动的主席位。周围坐的都是江南一带的名流，他们在摇头晃脑地谈论着什么，就是在这种场合也不肯放下那副穷酸的架势。一派正人君子相，好像在品评一幅画卷一样，拿腔拿调、酸文假醋的。左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的是黑道商人罗汝才一行六人，这罗汝才是个土匪出身，现在被义军收留，此次来苏州是专为办粮食而来。他们这张桌上的人最痞，言语也最下流，裤裆里的那点儿玩意儿总挂在他们的嘴上一览无余。右边一张桌子旁只有两个人，是宁远总兵吴襄之子吴三桂和他的随从。此二人这回是回老家高邮省亲，然后专门为陈圆圆而来，这吴三桂久慕陈圆圆大名，借这机会是一心想要结纳。这二人笔杆条直地坐在那连动也不动，一派军人风度，就是连睫毛也不眨一下，简直就是两个木偶人。在他的身后边站立着一群人，威猛彪悍，很是招眼。他们是关外来的后金皇族多尔袞、多铎等一行。这帮人是奉了皇太极之命，专门来察看大明江山的，所以他们是有目的而来。而在多尔袞一行的斜后方，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，他的手一直就没离开过剑柄，是大游侠徐弘祖。徐弘祖名徐侠客，是明朝的大才子。由于无意于官场，才成为寄情于山水间的大游侠，可就是不愿意看到外族人覬觐汉室江山。他像猫见老鼠一样盯着多尔袞他们，眼不错珠地盯着他们。从而使得老谋深算的多尔袞老觉得脑后生风，一阵阵冷飕飕的，不时地往后边看。总觉得身后有把刀在晃，可又不知道在哪儿，使他的心里有一种夜入民宅的感觉，但他的眼睛始终在楼上那群美女的身上转，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把这群美女弄回一俩个去。



楼下的客人们，在同楼上的妓女不时地调笑，并且不断地往上抛散碎的银子。楼上不时抛下一阵放荡的笑声，和近似动物的尖叫声，使春华园的空中充满了淫声浪气。楼下闹得最欢的还要数罗汝才这一桌，这帮人是什么都不吝，张着嘴胡抡：那个穿粉褂的，就是你，那个大奶子，你脱一件，我给你一锭银子。楼上的女人也不含糊，朝楼下叫：你叫一声老娘，我就脱。楼下的又朝楼上喊道：脱、脱、脱……楼上又朝楼下叫：乖乖，你们上来，你看这奶子有多大，来呀，上来，撑死你。楼下又朝楼上喊着：上去就要你们好看，不让你吱哇乱叫才怪呢。楼上又朝楼下调逗：上来你就下不去了，上来，快点儿，老娘喂你个饱。哈哈哈哈哈……

大家都在烦罗汝才这桌上的人，太低俗了，挺好的花魁大会，怎么弄进来这么一帮人呢？陈定生等人直拿眼睛斜他们，要不是今天这场合，他们早打起来了。吴三桂几次拿眼瞟着罗汝才他们几个，直皱眉头。他的随从示意他，要不要教训他们一下，吴三桂强忍着，不发声。罗汝才他们好像也知道这几个读书人看不起他们，于是就诚心要斗气儿，有意识地起哄，闹得越来越不像话。有的人已经在担心，今天这场子，弄不好要被这几个外来人给搅和了。

在春华园的后堂里，鸨母正在跟陈六协商量着怎样分配花魁的奖银之事，二人你争我吵的快要翻脸了。外面的人几次催促鸨母，说外面的人都等不及了。鸨母就是不让步，最后，陈六说：妈妈，要不这样，等圆圆出去后，在那笔银子里，我再给你让一成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时，鸨母才眉开眼笑地起身：这还差不多，那就这样吧。园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爹呀？真是缺了八辈子的德。

今天当选的花魁是春华园的头牌，十三岁的姑娘陈圆圆。这姑娘家境贫寒，十二岁出道，学了一身的琴、棋、书、画之艺，歌声、舞蹈也是技压群芳，小小的年纪，已经在江南名冠群妓之首，此次获得大选的胜利也是众望所归。其他园子的选手们，也都由她们各自的鸨母带着在后厅等候。如寇白门、柳如是、董小宛等……这些姑娘也都是秦淮河两岸的粉脂群中叫得响的名宿，决非等闲之辈。所以，今天的盛会规格格外地高，难怪江南的各路名流都到了。这时音乐声起，杂乱声渐稀，有人在挨个介绍各红院的名牌姑娘。都介绍完后，请本届花魁入场。

春华园的鸨母带着她的姑娘们风光无限地出现在二楼上，她朝下面摆了摆手，大家静了下来。跟着，杨宛、顾寿、春花等簇拥着今天

的正主陈圆圆在二楼上亮相。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直了，吴三桂已经全神贯注，眼睛就跟被陈圆圆粘住似的。多尔袞和多铎的眼睛里放出了蓝色的光芒，继而又很快转成红色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舌头舔着嘴唇。罗汝才这桌突然变得最为老实，几乎全被点了穴道似的，全部都被陈圆圆的美艳惊呆了。全场稍静片刻，跟着就是一片海啸般的欢呼，所有的人都在大叫陈圆圆的名字。陈圆圆雍容华贵地来到二楼的中间，面向大家，满面挥散着桃花般的微笑，使人一看就知道她是无愧于花中之王的称号。成者王侯败者贼，其他众姐妹自然就都退到了后面，有的由她们的鸨母带着又退回了房间里面。因为台下的人不让她们说话，只是大声地叫着陈圆圆。陈圆圆回身在春花手提的篮子里摸了一下，然后向楼下撒下一把把花纸鹤。五颜六色的纸鹤在空中飞舞，一时间将群情调到最高。众人雀跃欢呼着，在争抢这些花纸鹤。只见这时候，春华园的鸨母伸直双臂，示意大家安静。鸨母用电一样的目光扫了一下全场：各位，今年花魁大会上，咱们圆圆入围夺得这届的花魁，为春华园赢得了春光，老身也颇感荣耀，我愿与各位共赏，来，有请圆圆姑娘。众人又是一阵欢呼：陈圆圆，陈圆圆，陈圆圆……接着又动物般地噢，噢……叫起来。陈圆圆仪态万方地向前跨了一步，她目光四射地扫视着楼下，向大家摇手致意。但她冷漠的目光，仿佛要拒人于千里。

春华园鸨母满面春花的脸上，笑得就只看得见她那排雪白的牙齿了，她已经看到了大把的银子在往她的口袋里跑。她可能还嫌气氛不够，就又接着往起煽情，以加固这些客人往外掏银子的决心。鸨母又向众人伸了伸手：勇士们，天仙般的美女就在你们的面前，人生的极乐世界，距你们仅一步之遥，那神仙般的消魂快活在等着你们，就看你们谁能先独占花魁，获得这最美妙的时刻，快回去准备银子吧。有人说了一句：准备个屁，有多少银子也得阳痿。

随着众人又都“噢，噢，噢”地叫起来。陈圆圆天仙般的美貌将众人的目光像丝线一样牵到自己的身上，在大庭广众中，发放出灿烂的光芒。这种光芒是要靠雄性的精华来滋养的，它来自于男人的强壮，那是一种不灭的人性之光。世界上如果没有这种光芒，就会变得荒芜，就会变成沙漠，变成没有人烟的空场。而这种光芒，就是女性的华美所需滋养的土壤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圆圆的身上脸上呈现着，面对她发放的这种光华，使一切龌龊之事，苟且之人都退避三舍、无地自容。罗汝才那几个人，简直就成了呆鸡，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



来，在她的光华辉映之下，只是呆呆地沐浴着她的美丽，流着口水。而此时陈圆圆的目光，在淹没了众人的喧嚣后，正飘出华檐，飞向院外那精雕细琢的汉白玉的烈女石牌坊。天知道她在想什么？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羡慕和渴望，因为那是她最大的梦想，她多么想要一座属于自己的跟眼前这座一模一样的汉白玉的石牌坊。



第一章

1

大明天启七年的春天，江南的景色是柔风细柳，歌舞升平。

大运河上，行驶着一只漂亮的画舫，穿过扬州，直奔苏州而来。船上站着三个人。在这不是一般的景致中，这三个人肯定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一个老者、一个壮汉，壮汉和老者的中间站着一位翩翩少年。那少年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两眼四洒春光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面对两岸的秀色美景在评说，就好像一位狂生在指点江山。那老者不时的点头哈腰地称是，看样子极是恭敬。那壮汉更是唯命是从的样子，不敢多半句嘴。这嘴巴光光的老者就是当朝的东厂大太监曹化淳，壮汉是锦衣卫副指挥使汪起先，本来他是打算靠巴结舅舅田弘遇往上爬的，这次偶然的机会和信王一起出来，心里琢磨着，这回这个宝弄不好算押上了。而这位风度翩翩的公子，就是当今皇上的弟弟，年仅十七岁的信王朱由检。他们是请旨微服出游，名义上是查看一下苏、杭两地“闹事”的根由，实际上是借机出来透透气，躲避一下宫中的腌臢环境。十七岁的信王，踌躇满志，在众皇子当中是佼佼者，正所谓风华正茂之时。在朝中，他讨厌魏忠贤那张永无表情的脸，也讨厌崔呈秀那一脸的奸笑，更厌恶皇帝与客氏那种母子不母子、夫妻不夫妻的关系。这大明的朝纲就坏在这三个人手里，将来要是亡国的话，也准是因为这三个人。再加上一朝的贪官污吏恣意妄为，他看谁都不顺眼，见到谁都想踹他两脚。在宫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索性出来走走，透透气。

信王双眼凝神，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曹化淳、汪起先说：这次苏

州之行基本上跟预想的一样，可恨阉党在朝中弄权，残害忠良。还说什么东林党余孽是朝庭的叛逆，要改朝换代等等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这是打着朝庭的旗号，结党营私，迫害读书人。曹化淳和汪起先听着，不住地点头儿，一句嘴也不敢插。信王把目光收回来，把玩着自己手里的折扇，接着说：其实只要朝廷革新吏制，铲除阉党，搬倒魏忠贤、崔呈秀之流，民心也就平了，也就没人再闹事。唉！细想起来，都是这几条老狗乱政的结果，看来大家就是对阉党乱政不满。

曹化淳抬起眼皮看了一眼信王，脸色有些难堪。赶紧哈了一下腰，嘴里在不断地称是。汪起先当着曹化淳的面，不敢直呼阉党，也应付一句：是的，下边闹事不是冲着朝廷。信王扫了他二人一眼，将目光投向沿岸的柳阴中。曹化淳又小心悸悸地看信王一眼，然后说：其实，国家需要的是朝廷去治，而不是去压。信王头也没动地说阉党扶植的这帮官吏太腐败，民愤太大，只要朝廷下狠心，把这帮贪官污吏清理了也就没事了。信王左一个阉党右一个阉党的，说得曹化淳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只得又应付道：是的公子，自古国以民为本嘛。信王突然激情大发：这绝美如画的大明锦绣河山，就让魏阉这帮贪赃枉法之徒这么糟蹋，真是忍无可忍！

说着，他一下把手中的折扇敲在船栏杆上，折扇顿时粉碎。站在一旁的曹化淳看了汪起先一眼，一声也不敢吭，而他的心里头着实有点心疼，因为那柄扇子是唐伯虎的真品。扇子的一面是醉酒图，另一面是桃花诗。这柄扇子要是在街上买的话，没二百两纹银买不来。银子多少是小事，可你花多少银子没地方买去。曹化淳也只能是暗暗地嘬了一下牙花。船在清绿清绿的河上行驶着，两旁的水溜儿在向后倒退，信王顺手把自己手中的碎扇面扔入水中，顷刻之间，那把唐伯虎画的碎纸扇就随着水流，漂向身后。前边有个码头越来越近。船家将船稳稳地靠在岸上，然后跳上岸将船牢牢地拴在岸边的木桩上。接着船家又吆喝一声：船靠苏州码头了，客官请下船。

船上伸出一块板，担在码头上，一老一壮扶着信王上岸。曹化淳伸出一只手扶着信王下船，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小心，扶着他走过踏板。汪起先早跳上岸，回身伸出手将信王接住扶上岸。信王下船后，伸了一个懒腰，这船坐得太舒服了。刚要舒展一下，这时过来一胖一瘦两位官差，嘴里在不停地催促他们交税，汪起先横了他们一眼告诉他们交过了。两位好像不买账，那胖官差一瞪眼：胡说，什么时候交的？汪起先神色不动地看着他：上船时交的。瘦官差眼一瞪，朝着汪



起先就叫开了：那是上船税，现在收的是落地税，怎么，想抗税吗？

曹化淳见信王脸上有不悦之色，就想上去搭话。信王这时挥了一下手，这才发觉手中已经没有了纸扇，就向前跨了两步，看样子是有意要和他们理论一下：是谁让你们收双份税的，有公文吗？胖官差听信王这么问，就脖子一梗，用手一指信王：找死啊你！我看你是不想交银子。来人啊，绑了！信王的脸上有点挂不住，曹化淳见他说话无礼，就朝汪起先使了个眼色，同时骂了一句：狗奴才，瞎了你的狗眼！

这时汪起先上前三拳两脚就将两个官差打趴下了。信王看了他们一眼，长出一口气，见汪起先还要动手，信王一摆手，那意思是饶过他们吧。这地方上的吏制怎么弄成这样？他心里有些不快，神色不爽地转身朝街里走去。胖差官从地上爬起来，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，拍了拍沾在身上的土，一边跑一边叫着：小子，你们等着！瘦差官也整理着被汪起先揪歪的衣服，嘴里不服气地骂着。

信王回身看着一胖一瘦两个官差骂骂咧咧地落荒而逃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曹、汪二人还要说什么，被信王拦下了。这一上岸，让官差一搅和，使得信王大为扫兴，他们一路上言语很少地来到街里。这苏州街上看着还够繁华，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。一时又挑起了信王的兴致，他的心境又渐渐变得好起来。一行人来到一个卖扇面的摊位前，曹化淳挑了一把好扇子，递给信王，信王顺手打开，觉得挺上手，曹化淳问那摊主什么价，摊主乍着胆子要了二钱银子，曹化淳给他一块银豆子，摊主高兴得直道谢。他们东瞧西看地走了一阵，信王感觉有点儿饿，就进了街上一家最好的酒店，曹化淳左右里外的都看看，然后才坐下来。三人坐下后，打量着店内的陈设。正堂上挂着一幅张居正手书的“江南一处”的匾额，右手边是本朝戴进画的《长松五鹿图》，左手挂着沈周的《庐山高图》。这一字两画就是一部明史，说明这店主不是一般的来历，这字号也不是一般的字号。再加上店里一水儿的紫檀家具，人往这儿一坐，别说吃饭，就是喝口茶，都透着雅气。难怪曹化淳看完后说：这小店还挺有来头呀。

店里吃饭的人不算多，但还在陆续地进来人。他们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，店小二马上就跟了过来，他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待客：三位客官，来点儿什么？曹化淳等信王落座：小二，你这店里有什么好菜、好酒，多上几样尝尝。小二给他们倒着茶：有上好的女儿红，给三位先温一坛喝着试试，上几个本店特制的小菜，再尝尝咱们苏州

河的菊花鲤鱼和新上市的大闸蟹怎么样，客官？曹化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：只要是好吃的，尽管上，这茶不行，拣最好的茶叶，先上一壶，这锭银子是赏给你的。小二忙将茶杯、茶壶收走：谢三位客官了，上好酒、好菜，再来一壶好茶。

曹、汪二人又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见又进来几个用饭的。曹化淳将目光在汪起先的脸上扫了一下，然后带着满脸的坏笑：公子，这苏州城里，最好的还要说是女子，秦淮歌妓誉满天下，这两年又盛传什么八大名艳……这话一出曹化淳的口，汪起先的脸色就是一变。他用狠狠的目光盯了曹化淳一眼，曹化淳假装没看见。信王正感觉无聊，听曹化淳的话神色一振，那意思是有那么大的盛誉立即就眼光发亮。小二端着沏好的茶过来，给每人倒一杯茶：客官，这是本地特产，上好的碧螺春，您先尝尝。来，我给您满上。汪起先眼一横，示意小二退下，曹化淳朝他挥了一下手。小二知趣地退下。曹化淳见信王感兴趣，就接着刚才的话说：是的，全国各地的名流、权贵都慕名而来。尤其是江淮八艳，以才绝、色绝闻名于世，被世人称为天下最美。信王一听是天下最美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嘴里不自觉地就问了出来：比皇上的后宫还……曹化淳没想到信王会这么问：不能这么比，后宫佳丽讲究的是礼仪，而秦淮歌女的放荡情怀，又是一个味儿。信王正处在青春萌动期间，见他说得就好像亲身体验过似的，心里一阵痒动，决心要在这里见识见识秦淮的美人。小二又端着菜上来：三位客官，这是上好的女儿红，来一杯。再品品这刚上市的大闸蟹，那味道是鲜美极了……小二一边说着一边给每人分了一份蟹，而后退下。曹化淳见信王看着螃蟹发愣，不知道从何下手，于是他就教信王这螃蟹的吃法。曹化淳拿起一只蟹，给信王演示着，并说：江南螃蟹的这种吃法同宫里不同，宫里有宫里的做法，民间有民间的做法，味道也不一样。宫里讲究的是精工细做，民间却吃个味鲜。信王按照他的示范品了一口，果然不错，这样吃，味道是鲜美。他用手抹去嘴角的姜汁，又喝了一口酒。也许是累了，也许是换了个环境，也许是头一次这么个吃法，信王不由得叫了一声：好酒！汪起先见此时把陈圆圆的事情给岔开了，就赶紧上前侍候信王吃大闸蟹。

曹化淳又给信王满上酒，三人吃蟹、喝酒。这时，汪起先的目光盯上了刚进门的两个人，手不由得伸向包袱里的剑柄上。曹化淳的目光也顺着汪起先的眼光瞟了过去，但神色很快就温和下来，他认得，是宁远总兵的大公子吴三桂。汪起先见这二人显然是练武的，一主一



从，心里就起了疑。只见二人落座，招呼小二上酒菜。吴三桂电一样的目光，朝信王这边扫了两扫。曹化淳看了汪起先一眼，闪着不屑的目光说：哼，这不是咱们宁远总兵吴襄的大公子吴三桂吗？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给汪起先消除戒备。

汪起先听曹化淳这么一说，就收回按剑的手，也好像刚回味过来，目光随之也变得柔和起来，心里话，我说怎么有点眼熟呐。曹化淳仍然多疑地问：这小子怎么到这儿来啦？信王也转过身朝吴三桂瞟了一眼，心里想，这家伙果然英武。这时只见吴三桂的随从向店小二询问着什么，而后给了小二一锭银子。汪起先见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肯定有事。信王有点担心地说：他不会认出我们吧？曹化淳想了想：不会的，公子放心。一会儿，小二又过来上菜。一边往桌上放菜一边说：客官，菜来啦。好。曹化淳猛然拉住小二的手，塞了一锭银子。小二想他刚才已赏过了，现在怎么又给银子，不解地问：客官刚才不是赏过了吗？曹化淳轻声地问小二：小二，我有话问你，那边刚来的那两个人在问你什么？小二弓着身回话：回客官的话，刚才那位客官问小的陈圆圆的一些事情。曹化淳这才恍然大悟，就是那个江淮名妓。小二又回道：想必那位客官也是来会花魁的。信王听见花魁二字新鲜：花魁？什么花魁？小二见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解释：看来客官是刚来的，对花魁的事有所不知，今天是入围大选的最后一天，江淮名妓们都到场，最后选上了陈圆圆，她就是花魁，光观赏费就要一千两银子。花这么多银子只能看看，还摸不着花魁的边，要是睡上陈圆圆不定要花多少银子。现在是到拼银子的时候了，谁的银子多，谁就能独占花魁。客官要是有兴趣，不妨……汪起先见他说话要出格：大胆！不得无礼。小二见说走了嘴，就赶快打住：是，小的走嘴，该打！曹化淳赶紧将小二打发了：问你的话不要对任何人讲，下去吧。这就是了，这小子是为色而来。曹化淳又低声地叨咕一句。

2

汪起先看着小二离去的背影，想这事不能再让曹化淳把文章作下去了，弄不好要把自己赔进去，于是就回过头来给信王介绍着陈圆圆。这陈圆圆今年一十三岁，出身家境贫寒，她父亲是个货郎担。自幼被卖到妓院，十岁入道，如今名冠江淮八艳之首。去年她到寒山寺进香，一老僧说她有富贵之相，当官的娶她官升，开店的娶她店发（当汪起先介绍到这里的时候，信王的眉头一跳，这一切都被曹化淳